墨香天府

2019年3月27日 星期三 责编：杨永忠 美编：乌梅 四川科技报

新闻热线：028-65059828 65059830 投稿邮箱：sckjbs@vip.163.com

美|文|阅|读|

浮生若茶

□ 许永强

每天晚上静坐桌边，沉浸于悠长绵绵的萨克斯小调里，接着泡一杯茶，轻轻地啜，淡淡地品。其间翻上几页书，茶香书香便一起涌来，那韵味便醉了自己。任由乐调流淌于心中，思绪萦绕于心头，日间染上满心的浮躁亦慢慢息敛，乐声渐而穿透灵魂而无了音乐，茶香流润心口悦脱溢朗夫。心中渐因这茶的氤氲暖热了许多，平和了许多，也深刻了许多。就咽下所有的沉郁，饮得久了，你就会发现：浮生若茶！这绿色的小星星饱含着禅样的深邃与人生哲理。

想起先前山坡上的丛丛新绿，纯情而又骄傲，带着天生的羞涩，立在自然的风中，汲百花之清魂，集草木之精髓，如若一株乌龙茶或黄山云雾茶树，避信于苦寒冰顶之巅，一年一度绽开满枝冰清玉洁之嫩蕊。为千辛万苦采茶女的纤纤细指所采撷，推们烘焙，又被清心雅致的茶人悉心揉捏烘焙成一缕缕香茗，尔后被晾晒，挤压，包装，方有这一包包一罐罐沁人心脾之意境，涌涤人生之感叹的茶叶。

之后便辗转千里，被挑拣被揉捏被嗅闻被收藏被品味，付之于千变万化的场合，待之以各式各样的人生际遇，上得厅堂楼阁庙宇包厢；粗瓷大碗大口畅饮无妨，素雅宜兴紫砂小盅亦雅。只要端得起茶具，皆合乎喝茶者的心境。如若有大苦大悲者断不会自寻茶喝的，他们只适于饮酒。

茶被沸腾的水冲之泡之，在杯子里旋转，展示自己的容颜，似美发一样飞散，如鸟羽一般飘落，每一滴都在阳光下释放着深邃的清香，饱受煎熬的茶叶在沸水的浸泡下沉沉浮浮上上下下，一缕缕更醉更醉人的茶香袅袅地升华于口杯的边缘，在有限与无限的空间里弥漫着。

此刻，茶是水的魂，茶水是人的魂，茶汁润泽口舌之间，两腮舌间顿溢溢生津，再喝再续水，反反复复，茶叶香中带苦，苦中见涩，涩中有甘，末了渐趋浅淡，轻松中悠长回味。啜饮中渐而忘却时间与杂事，若是遇上善思的智者或饱含诗性的书生，就会惊叹周而生命的升落。被自然界的魂韵与质朴所感动；就会想象山野的呼吸津津，山泉的叹息幽幽，山路烂上的纷纷扬扬，以及母亲枯瘦的手掌留下的翠青缕缕。就会在风雨中听出音乐；就会于清贫的苦涩中品出淡泊；就会在迷蒙的双眸中开启希望，萌动起生命的整个春天……

沸水冲冲续续，茶叶沉沉浮浮，水色深深浅浅，茶叶直至释放出它竭尽献出的一切，释出了它饱含着的春雨的清幽，夏日的炽热，秋风的醇厚，冬霜的凛冽，释出了它仅存的最后一丝丝青春光晕，尔后即被抛于院落或做了花肥。

细思之，浮生真的若茶，我们何尝不是一撮生命的清茶？而命运又何尝不是各种冲泡茶叶的水？在匆匆的步履中，既体味过成长的快乐，也遭遇过痛苦的坎坷经历，最终生于泥土又归泥土，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，我们是否能若茶留下一脉脉人生的幽香，弥漫于某个时空或那亦或是某些人的灵魂深处？

小|小|说|看|台|

爷爷和孙子

□ 张晓玲

八十三岁的张爷爷把箱回来的8000块钱刚放进抽屉，儿子就进了家门。

儿子问："爸，我妈呢？"

"出去了，找她有事么？"儿子笑笑说："没事，找您有事。"

"什么事？"张爷爷为自己泡了一杯茉莉花茶，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，啜了一口将水杯放在茶几上。"爸，您孙子处了个女朋友，人家说没房子就不结婚，孩子眼看就30了，再不结婚，都耽误您四代同堂了。""买房子需要多少钱？"张爷爷端起水杯又放下。"30万。""知道了，我和你妈合计合计，把钱给你送过去。"儿子听后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半年之后，一天下午，儿媳妇进门的第一句话就问："爸，我妈呢？"

"出去了，找她有事么？"儿媳妇笑笑说："没事，我找您有事。""什么事？""爸，您孙媳妇说没车子就不结婚，再不结婚，恐怕真就耽误您四代同堂了。""买车需要多少钱？""20万。""知道了，我和你妈合计合计，给你们送过去。"儿媳妇听后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转眼到了年底，一天上午，张爷爷在客厅看电视，张奶奶坐在沙发上假寐。门响，张奶奶扭头朝门口一看："呀，大孙子回来了，好几个月没回来看奶奶了，快坐下，让我看看。"见到大孙子，张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。"奶奶，我要结婚了，您孙媳妇看中一套沙发和餐桌，我实在是没钱买了，她说买不上就不跟我结婚。"

张爷爷问道："需要多少钱？"

"16万，爷爷，您孙媳妇看中的红木沙发，是可以保值的，餐桌是水曲柳的。"孙子说。

张奶奶说话了："老头子，咱不是还有15万么？都给他吧，不够的自己想办法。要不然咱们真看不到四世同堂了，咱俩每月都有工资，没事的。"

张爷爷沉默了一会说："好吧，我和你奶奶一辈子的积蓄都给你买房买车买家具了。"说完找出一张15万的存折放在了孙子手里。

快要过年的时候，一天早上，张爷爷出去买菜，回来的路上摔了一跤，这一跤摔得张爷爷失语，女儿和孙子把他送进医院，张爷爷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去世了。

张爷爷住院期间，儿子、儿媳、孙子一次也没来看过他，儿子本想安排好手头的工作，就去医院陪伴父亲，只是张爷爷再也没有给他机会，张爷爷直到去世，眼睛还望着门口……

征稿启事

本报文艺副刊《墨香天府》立足四川，面向全国长期征

故乡的柴火饭

□ 李新梅

故乡的炊烟里总少不了柴火饭的醇香。早上六点，村里人家的屋顶上就开始冒出一缕淡淡的炊烟，接着是第二家、第三家……柴火饭的味道便在村子里弥漫开来。

做柴火饭首先得备好柴禾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老家农村几乎每家院子里都有一个柴火垛，码得整整齐齐。收割后，农民把谷草、稻草、高粱秆、麦秸等晒干打捆集中码放在一起，堆成一座"小山包"，就成了柴火垛。柴火一般就放在厨房外的某个角落。柴火垛不仅要防火，更要防雨，冬日雨雪天气多，柴火保存很不容易，母亲会用塑料薄膜覆盖在柴火垛上以防受潮。

记得我家厨房的灶台后面也堆了一小堆柴火，方便做饭时取用。

做柴火饭最好用铁锅，因为铁锅除能煮出"铁质"之外，还带出其他的微量元素。铁锅虽然看上去笨重些，但它坚实、耐用、受热均匀，并且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有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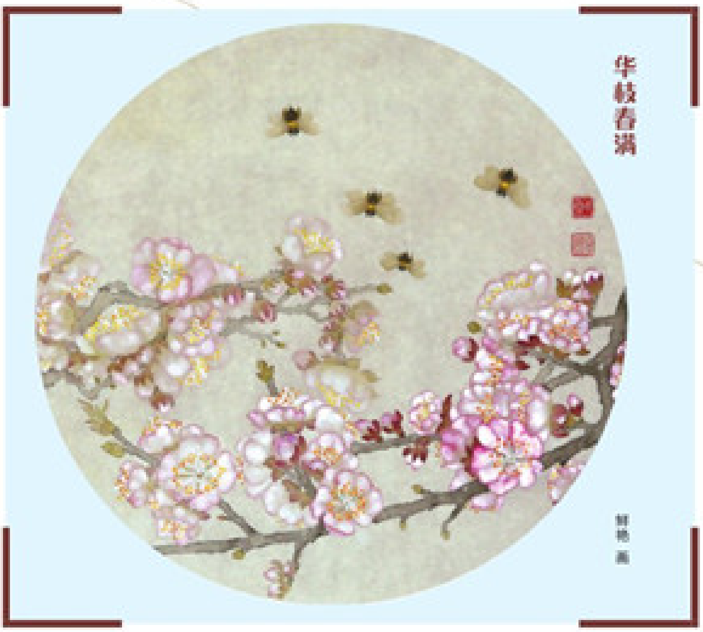
柴火饭香是因为用柴和火候很讲究。那时候，母亲先在大土灶锅里面烧一点水，水烧开了将米倒进去，搅拌均匀，盖上锅盖，将米和水煮开，打开锅盖，用锅铲舀一点米起来看看，如果米熟了就可以开始舀米汤了，如果米还没熟，就再煮一会儿，用铁瓢将多余的米汤舀起来倒在汤盆里装着，再用锅铲把四周的米往中间扒一扒，然后用筷子在米饭中间插几下，盖上锅盖，烧火的时间可以根据两点来决定，一是听，二是闻，如果听见锅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就说明开始炸锅巴了，过二三十秒就把火熄掉了，便能吃到香喷喷的柴火饭了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，外面下着鹅毛大雪，我放寒假在家，百无聊赖之际便自告奋勇帮母亲做饭，我一个劲地往灶里添柴，结果柴塞得太多，不但火没烧旺，浓烟却不断从灶口溢出。母亲嗔道："真是越帮越忙，记着'火要空心，人要实心'，放柴火一定要架空了，让柴火中间有空隙，这样火才会越烧越旺。"母亲退出不少柴火，用火钳三拨两拨，灶火便向更大、更旺了。在火光的映照下，母亲端庄娴静的面容如染霞光，美丽而又神圣。

那个时候用柴火烧出来的饭菜香极了，小时候能扒两大碗米饭，贴着锅的锅巴也是香喷喷的，每次母亲问我要不要添一点锅巴，我都会点头答应。爷爷的眼睛不太好，有时候放学回来，母亲还在田里忙，爷爷为了让我先垫一下肚子，会把上顿剩下的柴火饭捏成团递给我，手里拿着好吃的柴火饭团，我便可以欢呼雀跃，蹦蹦跳跳地再玩一圈才回家吃饭。

小时候不理解"火要空心，人要实心"的意思，后来才知道柴火架空了，赢得足够的氧气，才能烧着。"人要实心"这半句话原本也听得朦朦胧胧，是母亲的行为教会了我。母亲的针线活做得好，附近有婚丧嫁娶要做针线活的，常常把布料送到我家，母亲摇开用布遮着的心爱的蜜蜂牌缝纫机，开始裁剪并飞针走线，做好衣服后，母亲会把衣服和布头全都包好交还给主人。我们那里的青少年喜欢玩"丢沙包"游戏，有一回，我让母亲用做活剩的布头给我做一个沙包，母亲说："人家的布不能用，得还给人家，为人要实心。"噢，实心就是诚实、实在，我似乎懂了什么叫"人要实心"。

随着时代发展，土灶、柴火饭正渐渐消失，城里人家用的电饭煲、电磁炉和天然气灶，乡间人家也都在追随这样的潮流，我却怀念那时候，扶着灶头烧火，噘起嘴巴吹火，用扇子扇火，用火钳掏灶洞的美好时光。



华枝春满

智艳 画

我也是这个……

□ 杨安中

上个月，工资打到银行卡里，回到家，张工告诉老婆："钱打进去了。"

妻从银行查询回来，提出质疑："钱怎么少了，还有的钱呢？"

张工说："财务扣去了。"

"凭啥？"妻问。

张工说："迟到一分钟都得扣钱的。"

"那也不会少一两百块钱事。"

"家里又没让你搅活，怎么会迟到？"妻质疑。

张工说："几次绕过去看我妈，她就拉住我聊东聊西，聊着聊着就忘了时间，结果就迟到了，那些钱是整个月迟到累计扣除的……"

"哎！这扣得也太多了！"妻说，"以后我去看妈吧！"

这个月，工资又打进银行说，"这个月都是我去看妈，你没迟到啊！"

张工说："病假一天，事假一天，这些都得扣钱的！"

"病假一天是没错，事假一天你干嘛去了？"妻问。

张工如实说："那天我带妈去医院看病了。"

"啊！她啥时候生病了我咋不知道？"妻解下围裙上的围裙，说："下班我去把妈接过

清 明

□ 林晓波

一

清明，就是不一样的春天，所有的花都飘飘在骨肉上。

我们有足够的理由，停下匆忙的脚步极目回望，仿佛看见亲人的身影和不一样的表情。

一阵又一阵春风拂过，反复拉拔美好的回忆。淡淡的月光，照同一些隐隐作痛的伤痕。

就在这一天，漫山遍野都在抒情，坟头上的情绪十分茂盛，就连伞草也在风中激动无比。

一朵小小的野花，就让我们默读很久。

二

古老山脉依旧起伏，就是家谱最生动的插图。

几棵不大的树，是祖曲而正宗的孝子，它们日夜站在亲人的坟前，真切的思念已经生根开花，而一朵花，就可以让它们的枝条弯曲，颤抖。

在春风中沉默，如我举起瘦弱的双臂，一些似曾相识的鸟儿归来，就在熟悉的枝头啼鸣，或许看见了遥远的童年和遗落的童心。

恍惚间，天堂传来母亲的几声呼唤，父亲留在人间的一把老二胡在颤，在听松在听空山鸟语，直到深夜淌出二泉映月。

我心中的江河水，在缓缓流淌。

三

清明时节，何必要雨纷纷。

与命无关，也可以蝴蝶蜜蜂满天飞，向尾巴草摇摆几滴晶莹，离到脸上就是热泪。

清或明，自古以来与祭奠有关。

就在这一天，我们可以静下心来，聆听祖先的遗言——

水回到水，更清，天回到天，更明。

诗|笺|

空 村

□ 杨进富

许多人，在正月里一拐弯，就不见了
村中的那些房舍，空洞着嘴
像瓜一样地站着，一言不发

我路过它们，像一个
远道而来的乞讨者
没有谁开门，施舍一碗乡愁

好想拾起一块碎瓦片
像儿时，在墙上画一些大人和小人
画一些
猪、牛、羊、狗、鸡、鸭、鹅、兔
和炊烟

白衣古镇

□ 李志

我想我还能再写一些情诗
比如你的前世今生
比如你生生不息的飞翔

影子高飞，在蓝天空的蓝
那些失而复得的文明
顺着浮雕的柔软
分明藏着喜悦

时光走过久远
所有想象都不及此刻真实
来你怀里，翻捡最柔美的部分
云游，就此止步